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因賜姓 鐵叫子避難暫更名

卻說李應要留公孫勝、朱武在山寨裡，二人不肯，便要別去。李應道：「師長既愛清閒，那飲馬川形勢非凡，山後高峰下面有一白雲坡，地面平坦，兩道瀑布飛到坡前，匯成闊澗。苔石磷峴，四圍有千百株虬松，參天蒼翠。就在坡上建個小院，請師長在內清修，自送供給。有事則請教方略，無事則閉門參究，豈不是兩便之策？」眾人齊聲稱善。公孫勝就要去看，李應陪到白雲坡，果然一派景致不讓二仙山，公孫勝方肯住下。駕起座竹橋，結個茅庵，前臨碧澗，後枕蒼崖。花藥紛披，禽聲啾啾。公孫勝、朱武令小童炊簫，不要送供給，蔬食清香，安心住下。過得五六日，忽探事囑囉報上山來道：「有一二千兵馬，打樞密府旗號，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，頭領須作準備。」李應喚楊林、杜興緊守寨柵看他動靜，未可出戰。原來郭京、張雄鎖押紫虛宮住持去回覆童貫，道：「公孫勝哪裡賞菊，這紫虛宮住持先通風放他走了，因拿這住持來回覆。」住持分辨道：「公孫勝自居小庵，與本宮不相往來，他自遁去，與小道何干？」童貫道：「他遁到哪裡？」住持道：「聞得李應在飲馬川哨聚，他是同黨，或者在哪裡。」童貫道：「李應少不得要剿滅，再差都統制馬俊領二千兵，一並同李應擒來，掃清山寨，不可失誤。」當下將住持攆出。

馬俊同張雄、郭京領兵殺到飲馬川，見山勢峻峭，不敢攻打，只在山邊搖旗吶喊。到下午時分，忽聽一聲炮響，李應全身披掛，背上插五把飛刀，提著點鋼槍。左有樊瑞，右有楊林，三騎馬飛出陣前。郭京指著樊瑞道：「公孫勝，你這賊道！兩番使妖法走了，今天兵到此，快快下馬受縛。」樊瑞笑道：「你這天將摔不死的賊！真見鬼了，我是公孫勝？你若遇公孫勝，還死得早哩！」郭京大怒，做勢要出馬。張雄恐他失了銳氣，仗大桿刀劈面砍來。李應接住，戰了十餘合，李應掩槍便走。張雄不知是計，飛馬趕來。李應覷得較近，暗掣飛刀，正中肩上，負痛抱鞍回陣。樊瑞、楊林催動囑囉衝殺過來，馬俊抵當不住，官兵自相踐踏，傷者甚多。忙退十里下寨，計點軍士，折了三百餘人。商議道：「賊寇凶勇難敵，敗了一陣。且安歇一宵，明日申文去討救兵方好。」

卻說李應得勝而回，公孫勝、朱武知有兵到，也來寨中。李應道：「這些疲兵小將，何足道哉！便是童貫自來，也殺他片甲不回。」朱武道：「他折了一陣，銳氣已喪。兵貴神速，今夜分四路埋伏，去劫大寨，使他隻輪不返。童貫害怕，再不敢撩撥了。」李應稱善。遂遣楊林、杜興、樊瑞、蔡慶，分頭埋伏。二更時分，李應自搗中軍。到得寨口，分開鹿角，大喊殺入。官軍略無準備，張雄、馬俊在睡夢裡聽得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。李應衝到，一槍把馬俊刺死，張雄望寨後脫去。喊聲四起，楊林、樊瑞各路團團裹攏。那些軍士殺的殺，逃的逃，如疾風亂掃敗葉，只不見了郭京。剩下的衣甲器械、馬匹糧草盡數搬回，置酒慶賀，不題。

卻說張雄只得領了殘兵回報。童貫大怒，欲起大兵親自征剿。忽邊報甚緊，大遼兵到，邊隘守將攔當不住，乞發大兵遣將救援，故此中止。又接中書省行下文書，前日具題李良嗣破遼奇策，著到京陛見，具陳可否。童貫即發勘合，著良嗣馳驛進京，設宴餞行。說道：「參軍復中華之疆土，建蓋世之奇功，在此一舉。朝中軍國重事俱是蔡太師判決，我有密啟專薦。參軍宜先晉謁太師，備陳事宜。面聖之時，方可贊襄。」李良嗣領諾，拜別而去。

不一日來到東京，參謁蔡京，呈上密啟。蔡京道：「參軍此計真有旋轉乾坤之功，可稱千古創見。若成得功來，自然應授顯爵，連老夫與童樞密俱有榮施。只是科道中有幾個古板的官兒，定然上疏阻撓。面聖之時，須要明白敷陳，條析利害。」李良嗣再拜道：「卑職蒙太師獎拔，當竭犬馬之力，矢心報效朝廷。但一得愚忱，不過草茅管見，還求太師指教。」蔡京和顏送出。

次日五更早朝，道君皇帝駕御瀛英殿，閣門大使引進。李良嗣山呼舞蹈拜畢。道君皇帝親降玉音道：「覽童貫所奏，卿建議破遼之策，不知果有成算否？」李良嗣叩頭奏道：「燕雲十六州已淪沒二百多年，不見光風化日。今遼主微弱，將驕卒惰，正是天亡之際。況金國勁氣方張，近日與遼國構成嫌隙。遣使航海與彼連和，兩面夾攻，易如拉朽。陛下英武聖文，豈但車書一統，遠邁漢武、秦皇；將見協和萬邦，媲美唐堯虞舜。」道君龍顏大悅道：「天生奇才，以佐朕躬。功成之日，定授節鉞。」傳旨先授秘書丞，賜姓趙氏。趙良嗣俯伏謝恩。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，緋袍象簡，啟奏不可。眾官視之，乃參知政事呂大防也。道君皇帝道：「何為不可？」呂大防正色道：「遼國與本朝為兄弟之國，和議已成百年。一旦撤其藩籬，而近虎狼之金，他日難免侵凌。趙良嗣草莽之人，不識朝廷大體，事宜速寢。若貪一時之利，他日悔之晚矣。」趙良嗣道：「遼已敗盟，今遣十萬大兵侵犯北界，猶然守株待兔，歲加納幣，所謂『齧寇糧而資盜兵也。』莫若以納遼之幣歸之於金，坐復燕雲故土，正合遠交近攻之計。事機一失，時不再來，唯望宸斷。」蔡京道：「琴瑟不調，則起而更張之。滅遼之後，與金交好，安有後悔！」道君皇帝變色道：「呂大防輔弼之臣，只圖屍位食祿，無經國遠猷。齊桓公小國之君，尚能復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之。朕撫有四海，不得刷白溝之恥？敢有再諫者，加上刑！」叱退呂大防。蔡京奏道：「趙良嗣既建奇策，金國通問使就差他去，庶應對無誤，不辱君命。所有應用禮儀，乞降聖旨，敕該部料理，擇吉啟行。」趙良嗣謝恩退班，致謝蔡太師。各部奉旨，不敢遲慢。

宣和二年二月吉日，辭了朝，拜別蔡京，差人回覆了童貫。意氣揚揚，一路馳驛，至登萊下海。到金國議定封疆、歲幣、出兵夾攻之期，就同金國報問使李董來朝。八月中秋，回朝復命，厚賜李董，送回本國。趙良嗣加授侍御史，監童貫大軍，一同鎮守。那時高頭駿馬，富貴逼人，侍從喧赫，好不施為。

行至黃河渡口，皇華驛館，催刷船隻。正要過河，只見驛門口蹲著一人，驛丞連忙打開。趙良嗣看那人：頭戴逍遙巾，絲絲似千條柳線；身穿破衲襖，縷縷如百結流蘇。滿面灰塵，幾日不經漿水；四肢委頓，昨宵決少粥湯。手拿漁鼓筒，還裝落難神仙；胸藏木漆碗，竟是叫街花子。

趙良嗣認得是郭京。到驛中坐下，喚驛丞問道：「那驛門口蹲著的人，與我喚來。」驛丞急忙叩頭道：「不知哪裡這個花子，老爺降臨，有失迴避，驛丞知罪了。」趙良嗣道：「我不計較你，只管喚進來。」驛丞趕出喚時，卻不見了。東尋西抓，汗流浹背，直尋到驛後，見在茅廁中捉蟲子。驛丞一把扯住，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花子！見大官府到來，不去躲避，連累我擔驚恐。還不自去回話！」郭京戰兢兢被驛丞扯進，趙良嗣走出叫道：「郭先生你怎麼這般行徑？」郭京方敢抬頭，見是趙良嗣，滿面羞愧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趙良嗣喚從人取過巾服換好，作揖坐下。驛中擺出下馬飯，一同吃過。

郭京方說：「前日同張、馬二統制去攻飲馬川，先敗了一陣，晚間又被劫營。將士盡皆陷沒，我逃得性命。失了機，恐按軍法，不敢去見樞密。要到東京再投林仙師，又無盤纏。路上害了一場時行疫病，掙扎起來，只得權唱道情兒覓口飯吃，不想天幸得遇。」趙良嗣也把出使金國，已得定議，回朝超授侍御史，欽命去北京協理軍務說了。思量原帶他去，因出軍失利，是沒時運的鈍市貨，恐怕有礙。又因一番相與，不忍見他流落做乞丐，問道：「你如今行止何如？」郭京道：「若到北京，童樞密定然見罪，又無面目去見林仙師，遑遑無定。」趙良嗣想了一想道：「有個好去處，薦你去安身，自然重用。」喚從人取過文房四寶，修了一封書札，取三十兩銀子，一副鋪陳相贈。說道：「這封書你投到江南建康府王宣尉衙中，那宣尉是當朝少宰王黼的大公子，名喚朝恩。年少風流，兼好旁門，今駐守建康。我備細寫在裡面，必當親任。只是要誠實謙和，見機而作，不可妄自尊大，別惹事端。我因欽限甚緊，不便久留了。」郭京感激不盡，送到黃河邊。趙良嗣自渡河而去不題。

單表郭京本是落難的人，要頓飽飯也不能勾。陡然換了一身華麗衣服，身邊又有三十兩銀子，豈不是一朝富貴，氣宇便覺不同。昂昂然重走進驛裡，坐在趙良嗣的公位上，奴才狗腿的海罵。驛丞從外邊走來，曉得是御史故人，又送銀子，況且趙良嗣去還不遠，沒奈何，掇轉一副面孔，折疊兩個膝蓋，陪罪道：「不知老爺是御史公的好友，有眼不識泰山，方才甚是得罪。」郭京躺在交椅上，做個不見，憑那驛丞磕頭。慢慢的說道：「起來！我不計較你。去的那位老爺，不是朋友，是我小徒。當初得我許多力，一朝富貴的。我是故意來試他，他自然該敬我的。我如今要往建康，你該作何料理？」驛丞道：「這裡有的是徒弟，但不知老爺用

多少名數？」郭京是剛剛天上掉下來這一擔行李，想多也沒有用處，捋捋鬚笑道：「我也不好十分擾你，只消一名。」驛丞喚過一名囚徒，吩咐道：「這位老爺是方才趙老爺的師長，你在路上小心伏侍，老爺自然賞你。」囚徒挑了行李，郭京起身，從山東取路到建康。

行了好幾日，天色已晚，錯過宿頭。官道旁有一所大莊院，叩門借宿。有一員外，蒼髯古貌，面帶憂色。出來問道：「客官何來？」郭京道：「在下是當今聖上拜為師的林真人位下，授洞霄宮法官。今江南宣慰王少宰的公子來迎，因錯過宿頭，待借仙莊過一宵，明早就行，房金依例拜納。」那員外自有心事，意欲不留，見說了許多大來頭，只得恭身迎進。草堂上相見過，說道：「難得仙長到此，只是有慢。」郭京道：「這裡叫什麼地名？敢問上姓？」員外道：「是臨清州管下，地名豐樂堡。老夫姓錢，是祖代住下的。年紀六旬，並無子息。單生一女，卻也生得不甚粗蠢。諸般女工曉得，今年十八歲了，並無看得中的女婿，未曾婚配。近日卻害了一樁不尷不尬的病，甚是憂心。終日不茶不飯，昏昏的睡，晚間倒梳妝起來，房中像有兩人講話一般。老夫和媽媽疑心，細細察聽，不見人影。如此有三個月了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委決不下，無法可除。」郭京道：「敢是被妖祟所憑，何不請法師驅治他？」員外道：「便是我這裡有個紫微觀葉法師，符咒靈驗。請他來施符設咒，莫想驅治得他，反被腰膀上打了一下，至今害病不起。」郭京道：「畢竟那法師不得真傳，故吃了虧。若有五雷正法的，隨他甚麼邪魔，遣天將即刻剷除。」員外道：「方才見仙長說是林真人位下，定是道法高強。不揣欲求大力，若得平安，自當重謝。」郭京道：「驅邪逐鬼，是我們分內的事。你若說謝，我倒不肯了。」員外大喜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請問要甚麼三牲福物？」郭京尋思道：「不知他女兒生得何如，且哄出來一看。」答道：「香燭福物，是少不得的。還要令愛當面一看，就曉得哪一種妖邪，方可懲治。」員外道：「且待福物齊備，等老夫去喚小女出來，仙長少坐。」走進去不多時，同那媽媽扶出女兒來。郭京仔細從頭上看至腳下，怎生模樣：

粉臉生春，映出桃花兩朵，雲髻拖翠，天然柳葉雙彎。態度如湘煙淡蕩，香風似花氣氤氳。立蒼苔淺印鞋痕，捻裙帶微垂玉指。

遠望來，行兩行雲渾似夢，定有妖憑。近看時，非花非霧總難描，宛然神女。

郭京見了，魂不附體，半晌說不出話。勉強掙著道：「細觀氣色，是九尾狐狸為祟。若不早除，決然髓竭神枯而死。請小姐坐下。待我當面請將，那狐狸自然頃刻現形。」員外、媽媽連聲稱謝。那女兒見郭京一雙賊眼注定了他，滿面羞澀，低垂粉頸坐下。莊客擺起三牲福物，燈燭輝煌。郭京東指西划，念動咒語，因無令牌，取一塊磚在桌上拍了三拍。一陣風過處，燭燈無光，郭京手中那快磚卻在自己臉上高點的亂打。一霎時皮破血流，口吐白沫，昏暈在地。員外慌了，走來扶時，被郭京一推跌在地下，喝道：「你這老蠢物，不知高低！我是北幽王太子，與你女兒有天緣之分，故來相聘。哪裡尋這油嘴搗子來瞞我夫人，這般可惡！且暫饒他性命，我請夫人到宮中去也。」郭京說罷，倒在地下。員外起來，那女兒已不見了，和媽媽大哭，懊悔道：「那江湖上的人，再不要信他。女兒雖然恍惚，還在家裡。誰想擦毒了他，如今不知攝到哪裡去了，教我老景靠誰！」淚流不止。

又見郭京直挺挺在地下，昏迷不醒，怕惹出人命來，只得叫莊客把薑湯澆醒。直至五更方醒，滿面血污。郭京爬起，自覺羞慚，等不到天明，叫囚徒挑了行李出門。到門邊掬些水洗去血污，臉上青腫，疼痛難當。囚徒道：「相公你不該招攬這事，自受其虧，餓了一夜。」郭京道：「平日我的法術甚靈，今遭他毒手不消說了，只可惜花枝般的女子，被怪物攝去受用！」囚徒笑道：「還說這話，北幽太子瞞你瞞了他的夫人，故此打你。」郭京道：「我自打的時節，一些不知，可不殛死人！如今肚中餓了，快趨行到前邊買些酒飯吃再處。」說道：「我不問得你叫甚麼名字？是哪裡人？為甚配在驛中？」囚徒道：「小的叫做汪五狗，祖上原是陳州人。父親帶到河北經商，本錢消折，父親亡過，流落在那邊。一時短見，被人哄去做些掏摸勾當。犯出事來，刺配在驛，已將滿了。驛官見小的誠實，喚來伏事相公。」郭京道：「你一路小心，我有心要抬舉。你不若長隨了我，到王宣慰府中，自有好處。」汪五狗道：「相公若肯提拔，是小人萬分之幸了。」

在路又經四五天，已在天長縣界上了。過了江就是建康。天晚投宿，卻是小去處，不上三五十人家，大半務農的，只有一家安寓客商。郭京走進，叫店主人有甚麼酒肉拿來吃。歇了半晌，一個老人家包了頭，摸壁扶牆走出道：「這裡是草店，沒有肉賣，酒便剩下兩角，要米做飯，自去打火。我正發攞子，動彈不得。有個兒子又不在家。」拿兩角酒、二升米、一碟熟菜放在櫃上，說道：「我寒熱得慌，要去睡哩！」郭京道：「我相公是受用慣的，怎熬得清淡！」老兒道：「說也無用。裡面先到一位客人，也只是熟菜。」說了幾句，喘做一團，自進去了。汪五狗道：「相公，待我煮起飯來，自有菜蔬哩。」郭京坐了好一會，汪五狗先點個燈，捧出一大盤肥雞，把酒斟上。郭京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汪五狗打著手勢掩口而笑道：「見相公沒有喫飯，小人撈來孝順的。」郭京道：「這裡無人，你也同來吃。」汪五狗盛了飯，兩個低著頭大嚼。

只見兩個人推門進來，一看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們做客的，怎麼偷我雞吃？」汪五狗道：「扯淡！這是前邊路上買來的，誰偷你的？」一個道：「真賊現在，還要口強！見你籬邊一影，就不見了一個雞兒。抵賴到哪裡去！」一個道：「不消說了，臉上刺著字，是個積賊，把來吊起，明早送官。」郭京道：「不要放肆！我是當今皇帝拜師的林真人位下，不是好惹的！」一個道：「管甚林真人鳥真人，便是皇帝自來，也不該偷人家的雞吃。」一把扭住汪五狗，分扯不開。只見對門房裡走出一個客人，勸解道：「不必囉哩！這位客人來買雞吃，不見有人，先自宰了。你不過要賣銀子，快些放手。我這裡有一錢銀子，你拿去罷。」一個道：「我養這個雞報曉，哪裡肯賣！況是偷的，定要究治。」一個道：「罷麼，難得一位客人勸解，饒他罷。」接了銀子而去。郭京道：「有勞客人解紛。不知上姓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小子姓尹，名文和。要去建康訪友的。」那郭京見客人丰姿俊雅，年紀後生，一團和氣。說道：「我也到建康，明日是同路。不敢相瞞，在下姓郭名京，是洞霄宮有職法官。王少宰的公子王宣慰在建康差人來迎。這雞委是小价不問而取，若沒有客官和解，明日要去見官，又費兩日工夫。只是便宜了那個村夫。」尹文和道：「大人不爭小人之過，請睡了趕路罷。」郭京道：「銀子明早送上。」客人道：「小事不勞掛心。」自回房宿歇。郭京和汪五狗還未吃完，把雞骨朵咬得罄盡，肥汁泡飯，吃了才睡。明早五更，算還了房錢，一同出門。路上說說笑笑，甚是合得來。到晚，郭京叫汪五狗備些酒菜，請尹文和。

渡了揚子江，到了建康。是六朝建都之地，龍蟠虎踞之鄉。山川秀麗，人物繁華。郭京尋神樂觀做了寓所，口裡又只說是龍虎山天師府差來查察各處宮觀道士的，騙了道官一席盛酒吃了。過一晚，明早買件衣帽，與汪五狗穿了做伴當，持了書札，問到王宣慰府中投遞。尹文和自去訪友，各自分路。

卻說郭京候了一會，王宣慰叫請進，降階而迎。相見罷，分賓主而坐。王宣慰道：「久企高風，無由瞻仰。今幸鶴馭枉臨，三生有慶。」郭京鞠躬答道：「台下世胄英才，神仙骨相，趨謁旌旄，足慰平生。」兩邊敘些閒話，甚是契合。王朝恩是紈袴乳臭，專好趨承；郭京是側媚小人，見機迎合，故此一見遂成莫逆。留過午飯，便叫排軍隨郭仙師到神樂觀搬取行李，後園安歇，以便朝夕請教。郭京別過，來取行李。見尹文和走回，意致索莫。郭京問道：「貴相知可尋訪得著麼？我蒙王宣慰厚雅，留款後園，正要候足下來相別。」尹文和道：「一時訪敵友不著。昨承一路挈帶，不勝眷戀。」郭京想道：「這人伶俐溫柔，不若收他做個徒弟，有些商量。」遂道：「王宣慰慷慨名流，最喜賓客。我同足下路上相依，不忍遽別。貴友尚未遇著，旅邸淒涼，不若同我在內衙住幾日，慢慢尋訪，豈不是好？只是有屈權作師徒，不知意下若何？」尹文和不語。正是：薰蕕同氣終非合，玉石相形辨始知。不知尹文和去就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歷寫郭京醜態，閱之噴飯。趙良嗣雖有厚道，然借王宣慰作成郭京，猶之謹具大家與金朝也。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癡心熱腸，定然債事。）

